

电影之城 每一帧都是生活



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就像今晚这里的样子 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

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托纳多雷在上影节开讲

如果要选出一部电影,作为写给影迷的一封信,那《天堂电影院》很可能会高票当选。如果要在历届金爵奖主竞赛评委会主席里选出最受影迷欢迎的那一个,朱塞佩·托纳多雷凭借他的“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海上钢琴师》,也因着这几日他对中国、对上海表达的喜爱,赢得了影迷热烈回应。昨晚,《天堂电影院》在上海影城一号厅完成了一场特别放映——放映结束,掌声响过,场灯亮起,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大师班开讲。他与老友马克·穆勒一道回忆往昔,也悉心地回答影迷提问,他说:“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就像今天晚上这里的样子。”

《天堂电影院》酝酿了11年

“我在做第一部长片时,脑子里已经在酝酿《天堂电影院》的剧本了,大概酝酿了11年。”托纳多雷回忆说,“21岁我刚服完兵役,回到家乡小镇,发现从小一直去看电影的电影院——镇上唯一的一个电影院关了。当时电影院的老板找了一批人去拆,他让我去拆放映室。”事情过去了快50年,但托纳多雷想起拆放映机的那两天,依旧掩不住惋惜,“我感觉是为我心爱的放映机,办了一场葬礼。那时候就想,我应该拍一部关于电影院的电影。”

而后,这个故事便慢慢在托纳多雷心里滋长,日渐丰满,“11年里,我一直在构思,一个导演如何成长为导演的故事。当我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没花多少时间,大概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写完了。”

爱上电影 童年变得充实

虽然两个月就写完了剧本,但近40年过去,这部影史经典并没有出版相关的小说或改编成电视剧。托纳多雷说:“《天堂电影院》实际上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它没有结束。这个故事还在不断地发展,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天堂电影院》的小说写完。”

这个故事的起点,一定是那家小镇上的电影院。“我记得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大概六七岁。当时灯都关了,就看到银幕上面那个人物的大特写,像巨人一样。那一刻,我问自己,‘他们是从哪儿进来的?’我仔细



电影节·人物



《天堂电影院》海报

去努力、要全情地投入,去深入地学习知识,去掌握技巧。如果你一直很努力的话,总有一天幸运运会来敲你的门。”

在上海几日,除了牵着夫人的手,徜徉在新华路番禺路的阳光下,他还背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在豫园,也在弄堂里拍下他觉得美好的画面,甚至上台前和坐定后,他也都举起手机对着影城一号厅和千余影迷“咔”一通拍。“我家里有一块幕布,工作室也有一块,然后我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还能够保证一周看三部电影。”这一次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他一共要看12部电影,“5天之内我和同事看完了12部电影,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时代更迭 始终坚持心中热爱

“小镇、电影、青春、人生,这是我第九次看这部电影,但依旧能够带给我不同的感动。”提问环节,年轻的影迷几乎颤抖着问托纳多雷,“有没有一部电影让您印象如此深刻,让您爱上了电影?您有没有自己的那一部《天堂电影院》?”托纳多雷认真地回答他说:“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就像今天晚上这里的样子(氛围)。”

“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所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电影要去讲一个让在场所有观众很容易理解的故事。”“我的电影总是在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我回看自己电影的时候,既觉得它们还挺现代的,也会勾起我对某一段人生经历的回顾。当然有些电影票房非常成功,有些不成功,但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电影,是我‘不应该拍的’,从来没有过。”托纳多雷严肃道,“这实际上也是我的一种坚守,我拍的每一部电影,讲的都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故事。”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地再去看这个幕,还去看旁边的门,是不是从门进来的?再后来,电影中中场休息的时候,灯光开起来,这些人又都消失了,‘他们又从哪儿出去了,怎么就消失了?’带着满肚子的好奇,这个西西里少年爱上了放映机,爱上了电影。

电影,让童年的日子变得充实。“我白天上课,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一边放映,一边研究那些胶片如何剪辑。35毫米机器是大的,我还会放一台8毫米的胶片机,是我自己拍摄的内容,我还试着剪辑。暑假,我再去给人家拍点照片,还赚了点钱。”

在上影节 找回年轻时的感觉

爱放映,也爱摄影,更爱剪辑的托纳多雷在成为导演后,几乎一人承包编剧、导演和剪辑,他与镜头里的“多多”一样,爱电影爱得纯粹、热烈并且持久。他说:“我坚信,要



朱塞佩·托纳多雷

金爵奖主竞赛入围片《夏日沙上》昨日首映

小田切让:人生不只会被痛苦阴霾笼罩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夏日沙上》昨日在上海影城迎来世界首映。导演玉田真也、主演小田切让(见右图)现身,让一号厅再次沸腾。这是知名日本影星小田切让时隔多年后再来上海,这次他还多了电影制作人的身份,在拍摄之余帮助导演处理影片剪辑和后期音效。“现在日本主流的商业影片,大部分都是小说、漫画改编作品,但这部作品是不被投资商看好的小众题材,更艺术化和富有魅力。我想以制作人的身份加入,让这样的小众文艺片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大的投资和更好的卡司。”

明媚阳光 带来希望

《夏日沙上》改编自曾获得读卖文学奖戏曲·剧本奖的松田正隆所著舞台剧,导演玉田真也将舞台剧经验注入电影,用安静、温和的

镜头语言,呈现了一段发生在长崎夏天的疗愈故事。在干燥炎热的长崎夏季,小浦治(小田切让 饰)因失去年幼的儿子以及与妻子庆子分居而深陷悲痛。自从他曾经工作的造船厂关闭后,他每天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妹妹麻子带着17岁的女儿优子来访,打破了他的孤独。“优子陪他度过了苦闷的夏天,帮助他迈出了人生关键一步。”小田切让特别喜欢结尾的告别,“我相信人生不只会被痛苦阴霾笼罩,明媚的阳光终究会带来希望。”

两个孤独而破碎的灵魂,在血缘的纽带下彼此救赎的故事,在沿海城市长崎完成了拍摄。水成了全片非常重要的元素。故事开始,小浦治的儿子被洪水卷走离世;影片最后,小浦治在滂沱大雨中喝着雨水宣泄情绪。在导演玉田真也看来,片尾的雨和小浦

治儿子去世那天的雨一样大,“但这次下雨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他的人生齿轮开始重新转动了。所以这里的雨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可能带来死亡的雨,一种是让人重获新生的雨。”

时隔多年 再来上海

“再次回到上海很开心。”谈到来上海不一样的感受,小田切让在媒体见面会上回忆说,上次来上海是拍摄姜文的《兰心大戏院》,“在上海生活了足足三个月,走了很多地方,那时我在上海度过了开心的时光。这次来,看到上海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建筑,也有欧美风格的建筑,和日本非常不一样,我也想用摄像机拍摄上海。”这几日,有不少影迷已在影城附近偶遇了这位戴着帽子、背着相机的日本男星,也可能是在街边的小笼



店里。选择送影片来上海国际电影节角逐金爵奖,是该片另一位制作人的决定。“前年,我的前辈熊切和嘉导演的《658公里、阳子的旅途》在上影节获奖,很开心能追随他的脚步。”导演玉田真也谈到上影节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亚洲影响力最大的电影节,上海的观众水平很高,上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能把电影带给上海观众很荣幸。”

本报记者 孙佳音